

Secretarial Library

National Committee Y. W. C. A.

Shanghai

托氏宗教小說



託爾斯泰小說集序

託爾斯泰者。俄國有名之著作家也。生於一千八百二十八年。所著之書甚夥。有大集者。多至數千篇。有小集者。僅數十篇耳。所著之書。鮮未繙譯他國之文。無論何國何種。凡男女老幼。皆喜玩索。不第覺有娛目悅耳之趣。且有修心養性之理。以訓誨人。儆惕人。所獲之益。誠非淺鮮。弟因如是。故邇來乘有暇時。與本會麥梅生先生譯託氏所著數篇。顏曰宗教小說。供與衆覽。無非本已立立人。已達達人之旨。欲華人知俄國亦有至善之著作家。所出之書。亦有能與他國所出最美之書。等量齊觀焉。吾意華人之中。多有以俄國爲化外之邦。不能以道理訓我者。豈知僅識俄人之短。而不識俄人之長。僅知其蹂躪滿洲。如何虐待土人。而不知其中亦有仁人君子。待人甚善。如託氏者乎。茲所譯之者。有若主奴論。人需士幾何。小鬼如何領功等篇。曾有印於萬國公報。中西教會報。閱者甚喜。寓目且亦詫異。因昔者輕視俄國強暴。以爲該國不能挺生偉人奇士。有如古猶太人輕視拿撒勒城。曰拿撒勒能生善人乎。若如是見解。乃爲無知之淺人。習而不察也。禮曰。雖有嘉穀。不食不知其旨。雖有至道。弗學不知其善。其斯之謂歟。

託氏著此小說。命意甚善。且深。無非欲人改惡從善。體上帝之心爲心。然其中略有數語。不甚合聖經之理。有若勸人行補贖善功。依己力而挽前非等說。皆天主教希臘教之舊孽種也。覽是編者。幸毋以意害志。而棄其中之正理。亦勿爲書中之異說所惑。且以惑人也。聖保羅曰。凡事宜考驗。惟執其善。站撒前五章二十一節此之謂也。願閱者念茲在茲。方得書中之益。是所厚望。

時

一千九百有七年夏月

德國葉道勝序於香江禮賢會

序

自宋人性理之學興。遂爲後世腐儒所假託。動以性理二字爲口頭禪。藉此以鳴其高尚。卒遁入玄虛而不可詰究。馴至明季。士大夫侈談心學。置國事於不顧。明因之而亡。空談誤國有如是哉。太史公曰。天道恢恢。豈不大哉。談言微中。亦可以解紛。豈必盡出性理。方可以言道乎。當知髡髻。朔隱語。莊列寓言。亦可以明道見理者。有時諷頌之言。感人易於莊嚴之語。况平民悅看新書。兒童喜聽故事。此中西所以有小說之作也。顧中國小說。怪誕荒唐。蕩人心志。無怪拘謹之士鄙之。此近日新學家。所以有改良小說之議也。泰西小說。或喻言。或寄意。可以開蒙學。淪民智。故西學之士。譯泰西小說。不啻汗牛充棟。然所譯者多英美之小說。鮮譯及俄文。豈以俄人蠶食上國。而惡之耶。抑以俄國文明。不及英美耶。雖俄國文明。有遜於英美。然勿謂秦無人也。其中亦有傑出之士。如托氏其人者。託氏身膺閥閱。職列要津。乃惡俄政專制。掛冠居里。著書自娛。其書各國爭譯。不脛而走。今道勝業牧師傳道之餘。將托氏之書。譯以漢文。餉我漢族。顏曰宗教小說。今易爲託爾斯泰小說集余讀之。卽襟懷頓拓。逸趣橫生。誠引人入勝之書。雖曰小說。實是大道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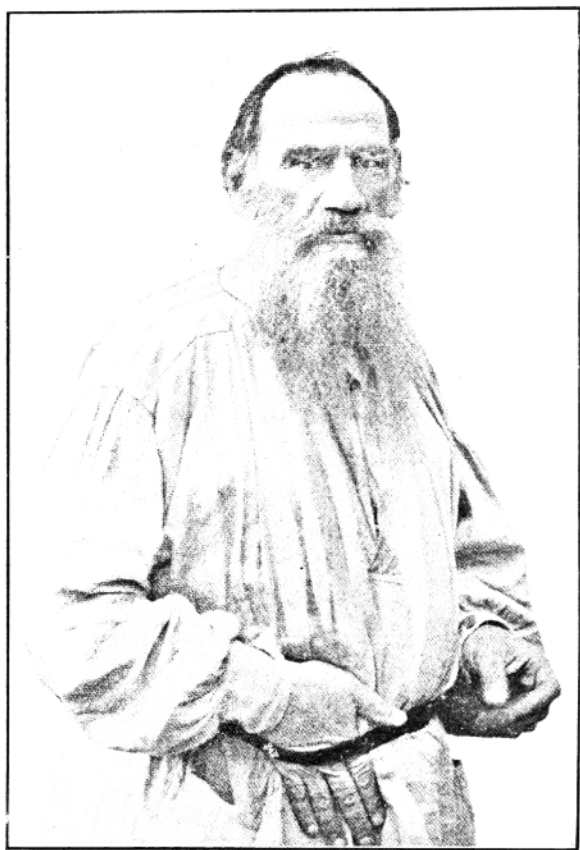
託爾斯泰人說集 序

時

光緒三十三年歲次丁未季夏

二

愚弟 謙如王炳堃拜手序



像 肖 泰 斯 爾 托

TOLSTOI

託爾斯泰小說集目錄

葉序

王序

主奴論

論人需土幾何

小鬼如何領功

愛在上帝亦在

以善勝惡論

火忽火勝論

二老者論

人所憑生論

論上帝鑒觀不爽

託爾斯泰小說集 目錄

託爾斯泰小說集 目錄

論蛋大之麥

三者老論

善擔保論

託爾斯泰小說集

主奴雪宵逐財錄

第一章

西曆一千八百七十年間冬令。聖尼哥臘日之後一日。有俄國某城之人。守此節筵。城中一法律師。亦是商家。名花士利者。因爲會中長老。親朋戚友。相識者亦多。不得不邀其至家中赴宴。及諸賓既散。卽備行裝。往訪鄰邑哥勒堅拿之少年紳士。欲向之買林木。以踐久要之約。意欲迅速而去。恐他城之商先至。厚予以價。而奪其利益也。緣彼少年紳士。索價一萬。花士利已許七千矣。然七千之數實寡。以林木值二萬餘也。乃花士利尙欲減之。因森林在伊縣中。久與同縣商人約定。莫使一人增價。逾於同邑之商侶。然花士利亦知有爲政府承辦林木者。久欲買此林木。故決意速與彼紳士早定此事。於是節筵纔過。卽取銀七百。銀票二千三百。留心再數一遍。乃置於荷囊。而備行旌。

花士利有一傭工名尼基打。諸傭之中。惟彼於是日不醉。故卽駕馬。以俟主人乘車。然彼所以是日不醉者。因昔日曾作酒徒。以至典衣履而臥甕頭者。邇來痛改。切心戒之。是以本城守節筵之人。廣衆獻酬交錯時。彼固尅勝嗜慾。抵禦試惑。涓滴不嘗。

尼基打身爲牧色。

俄國佃夫通稱

年約五十。本鄰村之人。已無居所。常與人同寓。何論何往。人皆悅納。且欽

仰之。因其幫傭俱盡心力。且手巧而力雄。然彼雖品性馴良。與人無競。人多悅之。惟無一處能久居者。因其年中或二三次酗酒。醉後不獨盡售所有。以贖其慾。且狂呼喧譁。以搦人爭鬥。花士利曾逐彼數次。以其爲人忠誠。亦善待牲畜。而工值甚輕。故雖壓之使去。旋即招之使來。在花士利本當給伊八十員。因善工之時。價理應如是。乃竟予以四十。而陸續支給。又無登記。亦非支給以銀。乃以店中貨物抵之。而貨價又甚昂焉。

尼基打之妻。名曰馬大。平素貌美。老仍敏捷。偕一兒二女在家。向無勸其與尼基打同居者。一因其歷二十年以來。與一籬桶匠有私。此匠是鄰村之牧色。適與其同室而居也。二因其當丈夫不醉之時。則任意擾之。倘逢醉後。則畏之若火者然。一日尼基打在家爛醉。曾啓其衣箱。取其最珍之服。置於砧板。以柴刀斬至盡碎。無他。欲爲己報復也。其所得之工值。咸歸於妻。彼亦心甘無語。故節前二

日馬大至花士利處。取得麵粉。白糖。茶葉。及酒一罇。共值三員。另支銀五員。於是稱謝不已。有若特獲殊恩。不知其夫所應得之值。已被除二十員矣。

花士利有時語尼基打曰。我何須與爾訂價乎。爾所需者任取之。亦即我所當給之者。吾必無刻薄我之備也。我未嘗語人曰。姑俟之。姑俟之。吾負爾值幾何。須贖爾銀若干。我不如是也。蓋公道是我之口號也。爾與我僱工。必不爾遐棄。汝取何者。或求何者。亦無不可。吾必償爾願也。花士利如是言者。以爲已是尼基打之恩主。尼基打及同儕之人。亦以爲然。

彼等曰。花士利大人。吾儕知之矣。凡爲僕者。本當仰望其主。視之如父者也。此我所盡知矣。然尼基打非不知其欺奪工資也。亦知無須究問者。因與之清算後。若不他適。則必須在此。故任其施予若干。則依其數而已。

是日尼基打奉命駕馬。如常適意而敏捷。其步有若鵝行。先至小屋。從牆中取所懸之鞍與韁。復至馬槽。有花士利所命駕之馬。獨立於此。

馬見尼基打至。則蕭蕭而鳴。有若問安之狀。尼基打即語之曰。老黃歟。即黃色馬也爾立此不動。若不知將何爲者。尙俟一息。我告爾何爲也。彼與馬言。一若與人言無異。於是以韁置馬首。小心理其耳及

轡牽轡至井而飲。馬出槽時。以蹄戲之。鳴聲嘶嘶。如欲舉後足踉之者。

尼基打知其恆以足踉之。惟僅踉其衣。而不至其身。則每喜其詐。故語之曰。噫。狡徒歟。今不須汝行詐也。

馬既飲訖。靜立。吸氣一息。則掀動其濕唇。如咀嚼狀。唇上之毛。遂現水珠數滴。傾於水槽。然後噴其鼻氣。聲如巨鼾。

尼基打蕭然告之曰。嘻。爾今足矣。不須多飲也。雖欲飲亦不可得矣。言訖。復至馬槽。牽一駒出。見廚工侍立。則語之曰。良朋乎。請問主人出門。欲乘何等雪車。大者乎。抑小者乎。廚工如命而入。旋即反命曰。尼基打乎。主人欲爾備小雪車也。尼基打即按其馬項。以繫其鞍。此鞍是遍釘大頭銅釘者。於是左手執轡。右手牽馬。直至車房。此房是僅置雪車二乘者。

尼基打置其駒於車轅。然後命廚工往禾草莊取草。復往棧房取袋。則曰。如此甚可。乃以鮮麥草置車上。再命廚工。取大布蓋之。置袋於上。則曰。如此可坐矣。乃坐於車頭之位。勸馬牽車而行。至大門之外。

尼基打適聞呼聲曰。阿爸父乎。此聲乃出於七歲之小孩。曰。吾欲與爾同車也。尼基打停車一息。攔

抱所求之孩。卽主人之子。美容滿面。點首而言曰。來歟。來歟。於是偕其同車。而出巷外。

斯時鐘鳴三點。寒暑針低至十度。天空雲興而風起。在庭前時。不覺風冷。及至巷外。則飄風發發。令鄰居穀倉之瓦面。飛雪亂墜。尼基打御車至主人門前之階下。花士利口含捲烟。身衣羔裘。腰束皮帶。由廊廡而出。至階前見小孩在廊廡。則語之曰。嘻。小狡黠歟。汝已坐此乎。花士利是日已偕諸客。暢飲多酒。興綴甚高。惟其妻則面色甚白。隨其立於廊廡。告之曰。爾當偕尼基打同往也。花士利不答。惟垂涎於地。其妻又曰。爾攜如許多銀。天色又不佳。必攜彼同往而後可。

答曰。與尼基打同往耶。汝以我不識路歟。答曰。然。我以汝必須偕之。我托上帝之名求爾。必偕彼同往也。花士利曰。可。惟不知令其坐於何處耳。尼基打曰。花士利大人乎。我願偕爾出門也。隨即面主母曰。我苟不在此。則須有人備馬草。此外無他。答曰。可。我命西門治馬槽之事也。尼基打復向花士利曰。然則我偕爾去否。答曰。噫。我見爾甚敬其主母。若必偕往。則須先易美且煖之衣也。蓋尼基打是時所著者。是敝且污也。尼基打聞言。卽呼彼立於庭中之廚工曰。良朋乎。速來此。爲我執轡。惟彼小孩呼曰。勿須爾。我爲爾執之。卽由褲囊中出其織且凍之手。而執其轡。

花士利命之曰。可。亟更衣而來也。答曰。瞬息間。我必至矣。卽入庭中。而向所居之小屋。呼其妻曰。亟

取余長袍。我與主人出外也。其妻卽入房。從火炕上取其舊加腓單。譯卽長衫振之。理舒其縐摺。尼基打卽接而衣之。束其腰帶。由地下拾其手機。則曰。可矣。苟完矣。

侍立之廚工語之曰。汝謹防爾足。因天時極冷。爾所著之襪敝也。尼基打答曰。是也。本當顧予足也。然須卽往。亦無如之何矣。差幸其途非遠也。

既至雪車。其主母語之曰。尼基打乎。爾不畏寒歟。答曰。然。吾全體煖矣。遂以草置雪車前。將以蔽足也。其馬鞭則置草下。蓋謂良馬不須鞭。自能馳驅就範也。花士利既坐雪車之後。幾滿其全車之位。因其衣上著二羔裘也。既正坐時。則執轡而掀發。馬卽啓行。

第二章

馬旣力行牽車。花士利見其小孩立於車旁。則呼曰。爾立此何爲乎。尼基打取鞭與我。待我撻彼。可速下之。至阿母處。無用之人乎。小孩卽躍而下。馬愈發力。漸則奔騰。

花士利所居之小村。屋僅六座。一是已所居者。過此至末。則是鐵匠之室。卽覺寒風甚烈。出乎意外。幾不辨路。其轍迹隨行隨沒。幸此路高於左右之地。略能辨認。前望平原。全被霞迷。有若雲烟漫布。不辨天壤者。然是處一森林。名地里亞典。此林素所易見。今因雨雪霏霏。僅如黑影而已。其風從北

吹來。吹及老黃之鬣。及尾。尼基打面北。亦爲其所吹焉。

花士利曰。此馬因風雪所阻。尙不爲快。曾記一日。命其牽去至巴述努之遠。僅二刻耳。對曰。然乎。曰。然。一路至巴述努。僅半點鐘也。尼基打曰。誠駿馬也。其言此者。是欲人讚之耳。二人遂默坐無語。有頃。花士利問曰。尼基打乎。爾之老婦。與其良友。卽箍桶匠。其爲人若何。歟。其聞此言。以爲尼基打必喜與尊貴多材者。談及戲謔。而不念及與僕人如是言論。果合其心否。然尼基打因風猛。聽之不真。故復問其妻與箍桶匠。近今若何。答曰。花士利乎。願上帝偕彼兩人。吾妻若善待我之小子。則不干預其事。且願上帝祝福之花士利曰。俞如是乎。卽改口而言他。問曰。汝今年春令。欲買我之小馬否。尼基打反其加腓單之高領。向主人俯首答曰。真欲買也。彼因主人言此投機之事。則不欲墜一句於地。遂卽曰。此馬甚小。縱令耕田。亦不甚合用。花士利曰。雖然如此。亦無傷也。我不索爾昂值也。尼基打知花士利所欲售於己之馬。不值七員之數。且知花士利若售與己。則必索價二十五員。以抵半年之工值也。乃曰。大人乎。爾知我若往馬市購之。則任意而擇一良馬。價值僅十五員耳。花士利卽以其平日與人買賣所達之聲。呼曰。此馬是馴良者。吾欲益爾。如益我者然。此是真言。非妄也。吾非比他人。祇顧利己者也。吾誠告爾。此馬可謂最美矣。尼基打已知再聽其言。亦是無用。乃依然高聲。

其領以圍而與耳。惟答以是是而已。

半點鐘久。二人默然而坐。朔風直吹。尼基打之側。入其皮裘之破隙。令其冷甚。遂呵氣入前領。卽蔽其唇之領。以至漸煖。終則花士利問曰。我儕直往歟。抑向加林利士和而去歟。汝意若何。若由加林利士和則此路如市。而多用者。因兩旁有路柱也。然此路較遠矣。若直往則較近。惟其路泥濘。又無路柱。間或有之。亦不佳也。尼基打沉思曰。吾意由加林利士和去爲美。以路雖略遠。而易於行也。然花士利欲速。則欲直往。故語之曰。若由直路。祇經一巖穴。爾倘無誤。則既過之後。甚易行也。尼基打復高整其領。答之曰。隨尊意如何可也。

花士利乃從其所欲。策馬而過大橡之小林。二刻久。則勒馬向左。轉行路隅之際。朔風直吹其面。雪點紛紛而下。花士利直身而坐。呵氣於鬚。尼基打瞌睡半刻之久。惟策馬無語。忽聞花士利言。則張目而醒。問曰。何歟。花士利不答。惟恍目驚心。瞻前顧後而已。尼基打問曰。何事歟。答曰。吾儕誤行。不見路柱矣。尼基打呼曰。然則須停雪車。待我自下。以沿途覓此柱也。於是尼基打下車。見雪擁至膝。略侵入靴。乃以足探路。孰知不能。卒回車上。花士利問曰。何如乎。對曰。此非路也。我等須向別路而馳也。花士利呼曰。試觀車前之黑影。果何物歟。爾且往觀之。尼基打對往。直至黑處。則知是田路。

有積雪蓋之。故稍黑也。及登車復命。振其衣與靴上之雪。而坐車上。則對主人曰。我儕須由右往。向者風吹我左。今則直吹我而。故吾謂必須右往也。花士利聞之。即向右往。第仍不見路。斯時風烈如故。雪點紛紛而下。既行一二刻久。尼基打矜意而言曰。花士利乎。吾儕誠失路也。遂指目前之黑田。是植荷蘭薯。由雪中顯露者曰。噫。此何物歟。花士利既抽馬韁令其止步。是時馬之汗流已濕遍全體矣。花士利問之曰。汝料此是何物乎。答曰。吾意是賁加羅非記之田。我儕失路。可無疑矣。曰。汝謬言耳。決無錯之甚遠也。尼基打曰。吾非妄言。誠不謬也。向者覺車行之聲。真如過荷蘭薯之田者然。噫。視哉。車輪尚有荷薯之葉在焉。誠哉。吾等在賁加羅非記田中。不須疑也。花士利則曰。吁。爾導我錯行遠矣。今將若何。答曰。而今術窮矣。惟須直往。行盡此田。縱不至賁加羅非記。亦必至有人所居之地也。花士利如命。縱馬進前。經行良久。互相默然。馬煩幾斃。不能速往。忽躓於斯。花士利欲卽下車。看其如何。尼基打呼曰。不可。宜速往勿停。以期亟出於此田也。遂以慈聲勵其馬曰。馬兒馬兒。往哉往哉。其馬卽奮然而躍。努力前往。花士利曰。吾誠不知我等何在也。尼基打曰。吾亦不知。惟我等須速往覓之。終必有人居之地。可以得至也。厥後花士利遙指目前所露之黑物曰。此非樹林乎。尼基打曰。不知是否。須先視之。方可知也。惟其心則料非樹林。乃是人居之地。因不知其實。故不敢決